

集部

襄陵文集卷五

宋 許翰 撰

奏疏

因時立政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謹攷諸經傳神降而明出則其數為二其象為火火象在天經星二緯星一所謂熒惑緯星也東方之心南方之咮經星也熒惑遲疾逆順伏見之不常故不可以紀時若心與咮則有定次有常時是以帝王取節焉然堯

典所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豳詩所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凡稱火者皆心星也昔盖自陶唐以來以心為火政之君矣何則均是火也而心為大辰是以味為鶉火心為大火大火之所以為大者天以心為明堂故也昔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故辰為商星而我宋以珍光醇耀天明地德受命主之則明堂之政不可不謹於此大火以三月昏見於辰以九月伏於戌先王之火政視焉鄭以三月作火鑄刑器而士文伯知其將

災周之三月令正月也大火未出而人作之則與天拂是以火出而災報之然則所謂出內火者謂大陶冶非常火也又火之變於天地之間能革物氣以日新其在易象木上有火曰鼎鼎者取新之卦也明堂之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牛羊之享蓋鼎實也是故明堂與鼎相因而成象相待而成禮相須而為國畜矣鼎象木上有火是以先王四時以木變火焉而時各有宜木所謂榆柳木之木也棗杏火之木也桑柘土之

木也柞楢金之木也槐檀水之木也火之變各以其時則物之新皆得天地之正氣而人食飲焉此疾癘之所以不作也昔晉之遷有持洛陽火渡江者云世世傳之其火不滅火色變青至唐氣不復熱則知火之新舊氣性必異審矣此火不可不變之驗也師曠侍食於晉平公曰飯勞薪所炊平公使人視之果車輞也則是木實變火之氣性火實變物之臭味亦審矣此木不可不擇所宜之效也伏願明詔有司四時必做古法各變其所

宜木以為國火而傳之臣庶若國有大陶冶則皆作於三月建辰之後而止於建戌以奉大辰之政而協景炎之運輔成明堂調鼎之治天下幸甚

賞戰士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兵家之法使貪者為我爭使愚者為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禄顯設於朝維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已充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

為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効薄而賞厚則人無志於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敵請盟至今不復窺邉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敵帥而殪之酋帥既亡敵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逵為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阯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師無大功斥

其賞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者西師頼陛下神明威武羌戎震慄屈膝請服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則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也臣自蒙恩使得待罪掖垣與兵房事月餘日間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間轉行遥郡者凡二十餘減磨勘者不復數計距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雖臣之愚不足以權戎事

之大計然願陛下參諸景德熙寧審賞之意稍謀所以酌損此者故臣輒敢因董成郭寧之事而推言之非特為此二人惜數官而已也謹按周官六功之賞戰功曰多所謂多者非特貴夫多算古者振旅則飲至於廟以數軍實計所獲多以為勝焉今二人之兵以其所獲除其所亡猶不足也則是得不酬失功不補過而亦蒙厚賞於朝臣欲遂行其詞則不知所以為說是以冒昧而請之

河北戎政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北方駐營朔野闞兵太行而种師道兵距河未渡此挫師之鋭而示敵以弱臣以為非便昔董卓自言討先零日留司馬劉靖屯兵安定以為聲勢寇欲斷卓歸道小擊輙開者以安定有兵故也寇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步騎四千而已故知兵之勢要恃聲援非必實加之也今我控扼狼車而大兵渡河號十萬衆此足以震敵人之心而增諸鎮之氣欲戰則可以及事欲和則易與之講此賢於老師不用而縱敵殘暴何啻萬萬也

願陛下下臣之言詔大臣與种師道熟議其便然臣累
論种師道令不可廢已蒙聖慈許令師道制置河北戎
事之機間不容髮而逮今十三四日未聞施行令雖用
師道言恐亦未必能盡其心以朝廷任之不專信之不
一故也更望睿斷早圖任之

乞加恩死事疏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伏見畿甸戎馬以來戰士僵仆居民流散令兵既解
所宜矜恤陛下聖慈哀痛元元比已詔降度諜召人掩

骼埋胔然猶道塗暴露久未盡藏恐傷士卒之闗心亦損天地之和氣春晴薫蒸化爲癘疫昔漢高祖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四方歸心焉此髙祖所以取天下之道也不可不察又近畧有雍丘尉氏等縣詣臺訴免和糴方𢦤馬蹂踐之餘復軍須饋運之後十室九空未有生理而官司遽復督責使之頭會箕斂非所以固邦本也矧惟畿邑拱衛都城祖宗加厚以待緩急今不鎮撫使之重困將散之四方則都城孤危臣愚願

詔官司選忠良吏令分按田野掩瘗遺骸又願陛下齊心垂哀於清穆之中敕中外寺觀為死事者祈福所在厚卹其家以勸忠義之節於方來戒漕司非見錢不得和糴於民勞來安集使之復業以昭太平之象而正再造之基

慎用人材疏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否泰以類相反否則小人以類來泰則小人以類往先王之智不能遍知四方萬里之遠使君子小人不

亂於前者要在求其類之所自推而廣之如裘挈領則順者不可勝數也方今天下姦惡如織蕪穢郡縣戕賊黎元凡才無爛羊之能冐寵有續貂之嘆吏部充塞無闕以擬注版曹空匱不給於禄廪若不一大鏟革恐終不可有為今以軍興多故郡縣賞遺鞭笞良民無直而糴上下皆敝公私甚勞而姦宄無用之人坐縻倉廪之蓄此所謂繁其華者傷其實披其枝者傷其根者也願詔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楊戩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諸

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陜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宫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所與之賞溪朋比徳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所採効用有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蠧國敗俗妨賢姦宄取位賕賄買官所叨恩數不限髙卑一切褫奪還其本秩若非此族而横竊名器如横行節度之貴仕祕閣延殿之華資或以童稚奴僕而濫膺或

以商賈胥役而貨取人人論列簡牘徒繁願令吏部各具閥閱諸臺諫分使看詳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得罪如鮮于可非理譴逐宜自元斷月日復其資秩恩數而升擢之以勸忠諒然後位著可清賢能可進生民可安國用可節昔唐斜封墨勑官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為疑今亦何難哉夫糞土為墻匠石不能施塗墍鄭衛調瑟后夔難以致簫韶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也

辨忠邪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君子謂小人為邪小人亦謂君子為邪君子小人雜進於前而忠邪之説交至無已則人君何以定之臣前日始為中司為淵聖言明主之聽天下言陳之之日皆有冊籍成敗旣效賞罰隨之令如臣言某人忠賢某人姦佞某事如是而將成某事如是而將敗陛下退朝則籍其説審克㫖考而卒不讎也則按臣之言而坐其妄夫如是則言者莫敢妄言黼扆之前都俞清矣又廷

臣之間必有朴茂抗直忠信不欺之士愽詢熟察審得一人則衆言殽亂可質而定葢忠邪之在朝廷譬如耳目鼻口之在人面已不自見而隆窊醜好人能昭昭言之是故君於諸臣雖甚近而難知得一信人在側則朝廷忠邪莫能相亂觀者易審故也夫君志不定則羣言繁興羣言不治則政法大亂古之明主能以其躬為天下正者無他精意不煩約而易守如斯而已矣

用大臣以勵風俗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國家之基繫風俗之盛衰風俗之變視大臣之進退祖宗以來大臣有體入則弼廟堂出則莫藩鎮進退之度昭然可觀比年大臣重去位而輕守節既觧政機猶復顧望躊躇闕庭以幸復用故蔡京王黼盤踞都城如古栢根不可動移數十年間風俗大壞禮義廉耻之節亡而寵禄姑息之欲勝此既往不可追已矯而正之要在今日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則白時中李邦彦王孝廸蔡懋相繼罷政皆領内祠不去朝著此蹈京黼之轍

迹違祖宗之法令臣竊度邦彥方受恩旨必將禮辭伏
願陛下因此罷之則時中等亦將自請上不失國家寵
遇之恩下以全大臣進退之義明示大正以定國經天
下幸甚

乞復用种師道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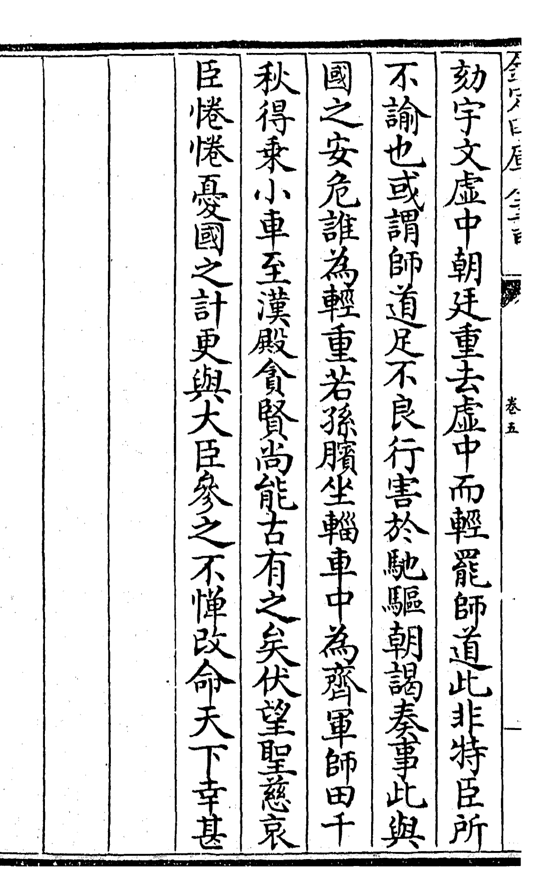
臣伏見宣制罷樞密使种師道提舉中太一宮中外聞
之悵然失色按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
服臣以臺制不得身見師道然素聞其賢如此自兵興

以來臣所詢訪數十百人皆言師道雖以老疾智慮不衰而獨聞諸朝廷以為老無計策不可復用異於國人臣考古進賢之法在易之晉其六三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夫人各有私合衆則公故必衆允其賢也而後可進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者人君之所聽察如此可謂較且易矣是以用無不當後世不稽於衆而欲恃一己之明以周知人之所藴是以拔十得五尚曰比肩謂其黮闇艱難失人之多也陛下欲求知人之術

則觀諸易象而質諸孟子臣恐左右諸大夫一旦論种師道不如國人素信之審也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乃自馳見王翦謝之曰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其後王翦卒以持重走楚軍略定荆地漢宣帝老趙充國使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充國與羌相拒堅守不戰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耶後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者充國之力也前世自

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如此者難一一數至於趙用趙括蜀用馬謖宋用王元謨皆見其平日論兵智略縱横使之當敵制變卒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嘗謂不可用也今令師道復統河朔之師委制閫外之重將吏素服士卒素信遠人素畏易以定功此上策也處之樞府選將將兵威名方略可以折衝此次策也今無故觧其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銷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今一大創使失利

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失此機會則非特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臣恐西戎南夷共知中國太弱爭圖深入為金人之所為則我困於奔命必不支矣廷臣間憒憒不曉者固不足道至於近有識者多能知之然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疏奏是又何也人為身謀畏執其咎一有疏奏形迹可按不如容默成敗不與鄙夫事君自古而然臣遭陛下休明之運銜陛下之恩自頂至踵已許國矣又當言責不敢不盡竊聞臺臣諫官屢



劾宇文虛中朝廷重去虛中而輕罷師道此非特臣所不諭也或謂師道足不良行害於馳驅朝謁奏事此與國之安危誰為輕重若孫臏坐輜車中為齊軍師田千秋得乘小車至漢殿貪賢尚能古有之矣伏望聖慈哀臣惓惓憂國之計更與大臣參之不憚改命天下幸甚

襄陵文集卷六

宋 許翰 撰

論

論用相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嘗學易觀否泰之象則知君子小人未嘗相無於天下雖堯舜在上世必有小人雖桀紂在上世必有君子其所以更為治亂相反如此者堯舜錯之得宜而桀紂置之失當也故錯之得宜則君子小人並受其福是以皆謂

之泰置之失當則君子小人各窮於禍是以同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內外之間而已矣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其象內健而外順否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其象內柔而外剛剛者君子之德柔者小人之德也使君子有為於內則內健可以制天下使小人委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從之何謂內外傳曰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故人君躬必與小人睽而以君子為家人者類固相反雖然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以盡知天下之

君子親之使為家人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睽而逺之則雖堯舜之聖難於此然圖其易則必有要矣舜選於衆舉臯陶則不仁者逺湯選於衆舉伊尹則不仁者逺故易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前日君子小人上下倒植内外逆施姦罔充斥臣未易遽論而獨竊怪陛下即位以來朝廷之間未見泰象臣是以請先論之如近日王孝廸之昏庸已汚翰苑而擢中書侍郎蔡懋之頑固已敗樞府而猶遷右丞當時四方聞之無不悵然失望此

則陛下既悟而罷之矣今又將相張邦昌於廟堂則是古之所謂外今之所謂内類進之禍豈復勝言臣竊意陛下聖明豈不知前日之亂皆生於大臣姦諛不去此屬無以為治而相邦昌者蓋或權以濟朔騎之行未必遂用故臣未敢正擊而一發其端於此他日若果用之則臣請得以死爭之臣以為陛下正始之時置相不可不謹譬如植木始得嘉木有種其後材將不可勝用始得惡木而植之則惡木日滋其極將至無復取材且君

臣一體相須而成自昔未見有君無相而能成大業者也故陛下欲為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欲為唐太宗則相必有房玄齡杜如晦欲為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佐而後紛無不解為無不成將前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觀置相之得失故顧陛下考而慎之先王知人之道要在公聽並觀驗左右之言於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人可見之迹灼知其賢而後用此孟子用人之法而易之所以為泰者故

臣輒敢論思先之以為治本

論戰

臣伏見金人退師以来朝廷搢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為安而臣獨竊終夜不寐方以為憂夫以金人之性貪功好戰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歳勢必復来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城飛塵入宫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邉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

言哉今聞姚古等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以閫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井陘西斷太行内守大河國可無患敵以殘敝將歸之兵力必不能復取三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敵欲既盈將驕卒懈時益暄喝人馬喘汗以我方鋭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既必行則罷弱者奮況於

關陝百戰之士外誘以金繒而内激以憤耻破賊必矣此可決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疾智畧足恃議者見其木訥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割據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聞師道自少沈毅蓋其天性介胄之士瞋目語難自古而然未可遂疑况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成功此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

為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敵聲勢虛喝恐刦苟安目前遺患萬世此其意無他不過慮戰不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朔騎復来則必諉曰國家事敵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姦回自營孰便於此非復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卻顧者也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何爾議者以姚平仲前

日妄動小衂以為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矣取進止

論三鎮

臣伏見王師之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能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鋭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為和為戰孰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

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厲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此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欲决和議則臣願陛下取太史公記虞卿傳覽其反復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陜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過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丘墟遂分南北後世有王導謝安之

才則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抔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為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位以來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鋭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敵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為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

議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敵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扼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却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鋭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為和議苟取目前之無事然亦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順敵則寧南向作賊死為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懟人為寇攘非小變也故姑息目前亦未易得况

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歟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哉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初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

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种師道為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刼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小擾之使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横入江河中度兵隘橋此利誘使出戰不利以兵入關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大来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冦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敵和親夫開運景徳驅逐之策同而成

敗之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寇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强受之以和故寇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欲為景德之寛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寇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國不保數年之安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

論用將

臣伏見艱難以来用將不專稟命朝廷故使大帥節制

難一機會屢失敵勢益張欲茍無事而變更愈繁欲姑休息而息肩無日此忠憤憂國之士所以中夜慨歎撫枕而興也今既明示天下以弱是以河東之兵深入而不忌陜西之寇内侮而不止情勢至此亦已棘矣若不一大變前所為恐不復可濟為今計者獨有起种師道聽以大計朝廷但責成功而已昔漢帝取魏但問大將步將騎將為誰知非韓信等敵遂決不疑以是知用兵之法要在論將而議者以种師道姚古有怨故罷師道

而用古然臣竊觀漢高祖始用陳平護軍諸將不服更使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初拜大將一軍皆驚高祖不恤也光武之時賈復常欲手殺寇恂光武躬辟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朕分之卒使二人結歡而去今陛下欲正天下則宜如高祖欲和調將帥則宜如光武方乏材時將臣至少豈得使之一廢一植至於勤王之師雖已罷遣今恐事棘不免復召但使河朔賊破則河東賊勢自絀要之非一大勞恐無休息之

時伏願陛下更與大臣熟慮早定大計今日之事已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也而議者猶欲循前之姑息前之得失亦可鑑矣取進止

論學校謗傷

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大決而犯傷必多是以監謗而衰周亂禁言而强秦亡無逸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此疏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

政之善否或謂子産盍毁鄉校子産曰其所善者吾則
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毁之何為國家自
王安石持矯拂世俗之説流弊至今其患可見陛下方
將公聽並觀力矯此弊優容受納務盡羣情前日宰相
吳敏留李邦彦止是避嫌分謗因以鎮撫士民而或者
未達其心謂為力排公議或私相譏謗責臣不言臣謂
但使朝廷德日以勝則此等疑論自當衰熄竊聞臺臣
論奏學校謗傷宰相中丞等事臣恐陛下遂行其言則

將使忠鯁杜塞讒毀不聞朝廷蔽蒙復如前日此亂亡之機也不可不審伏望聖慈勿下其奏以来四方之賢而通天下之志

論宦官

臣竊考觀載籍自春秋以来國家昌大世祚綿永者惟漢與唐至於我宋方建萬世之統此近古之三代也漢唐亂亡皆坐内侍為我宋鑑可謂明矣是以不可不察漢唐之季世治平積久人主不憂敵國外患而安於佚

樂不親法家拂士而昵於近習於是姦宄得乘其間興宮室池苑壯麗之觀致妖冶靡曼傾惑之色以蔽其明為讒諂導諛險詖之辭奏罥塵淫放鄭衛之音以亂其聽諱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使之燕安豫怠廣侈無憂以壞其志而後扶輿骫骳以導之喜忿懟恥辱以導之怒祈求要請以導之施私相竊語一嚬一笑皆能陰陽人主之意使國威福潛移於是大阿之柄始倒持於下矣其漸至此則各隨其世事勢之流相激生變為

亂不同同歸於亡東漢祖尚名節士大夫各持清議以爭之故其季殺戮忠良禁錮賢雋袁紹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漢亡唐北司本兵權重東漢而士大夫莫與之敵是以世無黨錮之禍而帷闥之隸勢陵人主幽辱廢置無不如意朱温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唐亡本朝北司之盛殆過漢唐學士大夫凜凜久矣前日緣太學生伏闕論事數萬之衆不約而從發憤嚾呼若天導之使北司之勢不誅而自折則袁紹不復施其謀

而朱温無所加其暴此所謂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陛下於何容心亦憲天而已矣凡退聽者無所歸怨而國制大定是乘一時之變而建萬世之利也而議者猶或非之夫前日但緣務專國是不酌民言鬱其忿怨以至於此漢唐之季變生豪傑其禍至於不可復救今國家徒以赤子啼號赴訴其枉一言撫之而萬姓迓室懷仁歸德豈不賢於前世萬

萬也哉此臣之所以為陛下賀也臣竊過計但慮事定之後邪説揺奪哀祈感動法不終守是以敢申言之謹案周官宦寺皆隷冢宰惟内小臣上士四人鄭康成以為異其賢者餘不過僅數十人未有登於下士者也是以内侍之禍不産於三代之前使國家能按今日之法而世守之則内侍得以保身延祀不罹誅殺於下而國家因之垂化定治不憂禍亂於上内外休寧不亦懿乎故願下臣章於内省揭示成憲永戒前非天下幸甚

議

明堂時令議

其聞天人之際精祲相蕩象類相取無定方體惟所感變是以古先聖王深觀乎天道而均調以人事在易之復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商旅者陰也后者陽也日之始至陰壯陽微故使閉關商旅不行以遏陰氣而后不省方深存而致養其一以定陽德冬至者一歲之始也先王終歲之事輔相天道類悉如此

而易不可以偏舉故於復首一見之而世得以類推焉凡陰陽五行之變本原於易而降在洪範散在太玄惟深思知化之時能使道通為一其嘗竊原天地之數考諸洪範而為之說曰形凝於西而觀生於東故木為貌聲動於東而節成於西故金為言木生火故貌可視也金生水故言可聽也二之照也麗乎有方比視遠之明也一之虛也通乎無方比聽德之聽也其證諸天也一潛而寒水氣之精也二軋而燠火氣之變也三和而雨

木以水滋仁之愛也父子之道也四辨而暘金以火爍
義之制也君臣之保也肅以欽恭乂以制從哲以正厥
明謀以審厥聽不恭以肅則恣行而狂不從以乂則陵
節而僭不明以哲則豫而無斷不聰以謀則急而無稽
是故肅乂哲謀能使雨暘寒燠從時而不愆狂僭豫急
能使雨暘寒燠常久而無節也思者風也思在五行為
土而風以木氣在中蓋地以五相守數之窮也而天三
變而通之是以鼓舞之風發於大塊也變五以三故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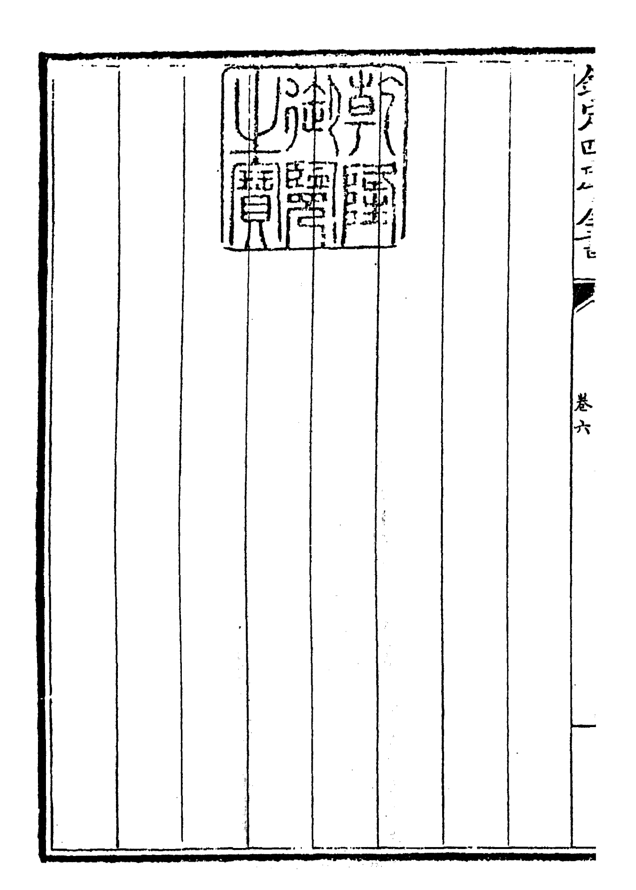
而通妙三於一故聖而化聖人精一入乎無思故能無不思也思而正勝則修而為聖其風時思而妄雜則亂而成蒙其風恒思者君也四德之所恃以成者也土氣之濕水或使之也水潛於土故聖以一妙而御中也金氣之燥火或使之也火緼於金故乂者慶賞刑威惟二折天下而成方者也木之恭者水本之也火之明者木資之也水之聰者金瑩之也皆因而用之者也恭之作肅金斂之也明之作哲水斷之也聰之作謀土稽之也

皆制而成之者也金土異此天地之數所以成五位之節者也是以其德重固其道制而用之而成於自用火克金而從木克土而𪧐金凝而作乂土化而成聖也是以聖人之相天也木不足則用恭木太過則撝肅金太過則用從金不足則撝乂火不足則用明火太過則撝哲水不足則用聰水太過則撝謀土太過則用𪧐土不足則撝聖木沴則制天下之狂金沴則禁天下之僭火沴則飭諸豫水沴則抑諸急土沴則祛諸蒙也其在周

官有叙事有救政叙事所以治常也救政所以御變也何謂叙事月令所載是也又如春正月泰卦御之太玄之氣其首為差為重為增為銳為達為交聖人脩其畫贊之德以道其化如秋七月否卦御之太玄之氣其首為常為度為亥為昆為減為唫為守聖人脩其畫贊之德以受其福也何謂救政庻證所驗是也又如木不足則聲尚角色尚青政尚仁毋殺鱗虫毋傷新物赦小過解久禁以扶木氣木在太玄其類為鱗為新為赦為解

故也如金太過則聲尚徵色尚赤政尚禮息巫風戒猛政警邊城之變飭寇賊之防以抑金氣金在太玄其類為巫祝為猛為邊為城為寇為賊故也歲時適平則有敘事無救政歲時有過不及而敘事救政兼舉焉古者王公坐而論道變理陰陽寅亮天地必有以深造乎此其妙難知而其麤則有司可得而陳者也按易之傳戊戌之歲泰卦御之而正月又泰所御皇帝作興明堂以儀式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之義紹脩古道資取化源肇

自来歲戊戌正月之吉號詔天下以大振顯祖宗之烈光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與泰合符謂宜因此盡舉洪範太玄之説系諸易象與時損益定著月令為萬世法有司前期既具叙事又具一氣救政義類所宜告諸朝廷朝廷以時相觀庶政考合師言或創建新令或申敕舊法審則宜類參乎元精條列以上誕布而下使民由之以安以利而由其所以然必有以感移至神導迎和氣天下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襄陵文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

襄陵文集卷七

宋 許翰 撰

狀

天寧節謝御筵奏狀

夢日發祥壽山持福粲然海㝢慶洽雲天恭惟皇帝陛下運履壬辰帝輝屢格歷符己酉天統方開仰麗澤之何窮輯貢珍於無外臣等生遭盛際躬被湛恩介昭明於萬年敢希大雅祝福壽於多子竊比華封

代賀大郡冬狀

一元順動萬寳潛萌凡厥誠明並受休祉某官吉康御衆審克禔躬方率履於時昌宜懋膺於靈寵未遑馳慶先辱貽音感佩之思敷陳曷既

代賀詔使冬狀

仁維道合動與時行以仲山甫將明之材方陽詔節益范孟博澄清之志自肅列城御利有攸往之辰輯罄無不宜之福登崇之寵光大難量某辱在明臨阻于賀慶

頌閟宮之燕喜莫奉舉酬陳洪範之壽康徒釐抃蹈

代賀政府冬狀

觀雷之復見至德之本原望雲以書詔豐年之祲象恭惟某官欽明百揆勵翼萬微靖共聽於神明化育贊乎天地式燕且譽厥崇亞正之儀俾壽而臧更介太平之福某遠叨恩覆阻望精明化國之日舒以長共識履端之慶君子有酒多且旨莫傾薦頌之誠

辭免試中書舍人奏狀

六月二十九日奉御筆召試中書舍人者聞命非常撫躬自失伏念臣早從隷役文章不數於時流久抱羸痾志氣已彫於歳晩雖在合宫之暇每懷真館之求豈堪事華藻於英妙之間而欲使代號令於鼓舞之際儻貪榮而冒昧必速累以顛隮伏望皇帝陛下子保羣工天臨庶彙曲遂飛潛之適俾歸分願之安所有召試指揮伏乞追寢候勑旨

第二辭免奏狀

右臣今月日承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者聞命震聳不知所爲伏念臣久淪州縣早廢問學多病積衰精明彫耗比緣召試已具自列所以不敢冒進之懇如此逮蒙給札西省庸薄亦既可見恩華所被雖欲自强念終無以當至仁登擢之寵而稱休明任使之意伏望聖慈收還成命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右臣聞命震悸不敢自安伏念臣本無異能誤蒙超擢

恩榮不副災病相仍尚軫淵衷俾食真館在臣分願既已叨踰豈宜更竊寵名以累一時清選伏望聖慈收還成命

舉自代狀二首

具官章元弼事親純孝作吏潔廉讀書為文四十餘年文既益高知者益寡甘心久詘素節不渝舉以代臣必允公議

右臣伏見承議郎通判唐州陳求道文詞簡舉議論英

亮名節可以厲風俗器能足以濟事功臣實不如謹舉
自代
啟

謝館職啟

險阻艱難忽反神明之觀拔擢倫比來陪英俊之遊弗稱所蒙更以為媿竊以國家作稽於古訓館閣遴簡於時材紬繹人文精符奎壁彌綸天造祥發龜龍儲在禁嚴世為寶祕非揚雄之沉鬱莫扼其奇有劉向之辯章

庶究其博曾是羣於大雅葢多出於名臣品流一清士譽遂定宜得俊賢之望益為盛世之華柱史精深窮四方之所記石經是正萃千兩以來觀如某者學窘淵源文乏珍瑋一丘一壑若有天資三沐三薰殆非世器獨服膺於此道竊妄意於昔人審分顧以即安忘歲年之易暮被明月而佩實璐思飭躬以自奇飲墜露而餐落英恐修誠之未潔腰折彭澤之米目送瀛洲之雲悠然一官營在三徑弗圖召節忽至窮城寮於炳階不見庸

能之異衆登之文陛又乏智畧以軼前夫何甄録之優亦竊校讐之寄緗帙籤於四部究烏策於千齡神氣清明自發帝居之夢圖書奥衍盡窺王府之珍於粲寵休是謂褒顯此蓋伏遇某官荒包畛域博洽羣倫亮皇極於五三兼相業於二八等差多士如權衡之制石鈞養毓衆材若嚴阿之保草木曾是鴻鈞之造不遺一介之微某敢不益强其所不能究觀其所未至

回章邦老賀館職啟

威鳳回翔下恩書於禁殿拆鼇贔屓登吏隱於神仙稽古其榮撫懷惟媿伏念某非分則學老矣何施人逐利於馳驅吾為之範衆爭榮於暇豫獨集于枯志意凛乎猶存歲月忽其已晚一班一級益無味於少年三沐三薰復何能於多士得失聽塞翁之馬沉浮隨海客之槎孰謂幽人忽膺明詔俾望玉墀之睟穆獲游冊府之高明冠彈半世之塵履接羣英之武遂容獲落一慰蹉跎此葢伏遇某官游夏淵源鄉雲黼黻邇不謂矣葢嘗博

我以彌文惟其有之乃能立人於餘論致茲孤陋竊世
寵褒儻有合於明時少酬志願期不移於素守以辱友
朋

上黨通劉待制啟

祇命宸垂隷官府幕潔齊將見震動靡寧伏念某志介
弗通迹孤無援自信斯心之固守罔知舉世之駿奔命
或使之數奇事每要於大繆一麾名第十有五年再試
庸能百無一得不少飾其根柢寧久辱於泥塗計緯繣

而不移時晼晚其將失求老農而學稼初賦歸心遊大
人以干名實乏衆技眷時材之競爽審涯分以偷安樂莫
樂而悲莫悲倦觀榮悴吏非吏而隱非隱聊復浮沉徒
習州縣犬馬之勞頗識簿書米鹽之務庶幾衣食其力
曷參帷幄之謀諒匪國能猥從器使斯蓋判府待制道
闕百聖德望萬夫國體繫之重輕士類視以進退險難
備試氣百鍊而彌剛變態孔多節千齡而獨茂夫何孱
陋獲此依歸永懷一顧之榮曾是平生之願微英聲之

勃勃附鳳以揚依光景而提提瞻烏亦好

謝元城劉待制舉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啟

飛章論薦過爲蟠屈之容撫跡恩輝遽改榮華之觀名虛如畫寵至若鶩維觀載籍之傳皆原道德之意非亢其體不足以起至理之高明非偉其辭不足以章大化之淵懿故商周之書灝噩而春秋之辭謹嚴易倚數而經奇詩緣情而盡麗夫聖明之述作後世無以加之葢道數之發揚其所從來遠矣國家表六經之化海宇復

三代之風環壁水於西雖作成多士祕蓬山於東觀間世異人雍容乎絃誦之聲馳騁乎圖書之府維教化格中者其材日懋則辭章發外者與道俱隆家有政駿之長人擅淵雲之富尚洛近侍往訪厥遺進於斯時誠難其選如某者清苦建志孤蹇餘生氣力不能服田畝之勤勞財利不能通闤闠之交易獨知感厲幸生聖世之難逢俱無能為乃竊經術而自託義理之所回激風雅之所感移據古討論日信書而好大登高賦詠時體

物以思紛采獲英華發揮經緯心益勤而覿祕力屢屈
而知難業已即功未能絶意夢思已久竟無池草之神
奇編削空多僅有江風之冷落徒費學文之歲月政希
事道之功名偶發策以試言遂解巾而從政素學荒墜
迷簿籍之相仍清思消亡倦塵埃之竟日時飄忽其將
晚志緯繣而難成靄北斗之夜光誰孜淪跡望西山之
朝氣日有歸心豈意特達之知忽刿非常之薦將使斷
裳之俗吏進希秉筆之英才勤苦詩書久荷吳公之幸

受沈淪選調遂因表薦而知名夫何素履之獨行獲附青雲而自託斯葢判府待制道隆獨運德感兼容察其沈靜有受道之資憐其劬悴有好古之志回汝南之定論徇河北之過譚知遇於聲塵寂寞之時勉勵以文章著述之事隴雲書壁媿無柳惲之才江月升舟遽起袁宏之譽藝能之幸今古相望重惟竊禄以來再經寒暑行當解橐而去一謝塵勞侵雲石之寛閒藉簡書而嘯傲撫壯年之未暮兾力學而有成作為歌詩揚厲德業

備青史之遺事助白日之休聲持報萬分庶幾一得若乃逢辰行志則非泛駕之敢期造物無私一付化鈞於他日

賀門下侍郎啟

錫還北闕總秉東臺凡在鈞簝共知抃躍竊以變權易埶屬元聖之難名公聽並觀藹衆賢之在列眷此黃扉禁嚴四輔之位思得白首耆艾一德之臣以望盛朝以圖大政誕頒明制克協能謀權臣憚栁吏曠之正言多

士服張庭珪之知體得人其盛異世相望恭惟某官道馳極摯器稟閎深經天地以成文集聖賢而為大奮揚遠業登翊近樞迪彛倫於大中平平無黨斷議論於至正蹇蹇匪躬逮遭讒慝之多艱卒奉名節而來復深圖經國格我十朋之龜重德鎮時凛乎九牧之鼎善方揚而有衆惡可遏而無誅明良之孚中和以建四方無侮萬世有詞豈惟制勑之行過李乂而皆正厥觀諫誨之納命傳說以欽承永念薄躬故服寛政佩明恩之甚寵

瞻感節之載崇引頌則勤撫懷難旣

謝監司列薦啓

公函踈逖志收一路之才明振阨堙躬發衆僚之底薦諸宗廟朝廷之顯以為庠學臺閣之儲忽奉異恩非所妄意伏念某學無師法資乏吏能自知無用於時不復爭名於衆老作諸侯之賓客志在斗升媿聞豪士之聲塵効茲尺寸豈謂清明之舉亦收留落之餘此葢伏遇某官力佑昌辰務知大體念將明之所重要在得人惟

論薦之必公以為報國若一介之何有終屢顧而不遺豈特私恩是觀盛德類在滯礩之質猶有激昂之心謂將必報於崇深則今豈敢儻毋大辱於知遇或卒庶幾

謝改官啟

論薦不捐揚于文陛恩榮有煒振我衡闈伏念某棄意高明委躬奇薄為親以屈故州縣吏之而弗辭奉節而窮薟歲月老矣而靡悔乃緊逢遇亦云叙遷盤錯輪囷豈中朝廷之器昭蘇閶懌忽闚日月之光孰為之容使

發其覆此葢伏遇某官方將駿德以望盛時紛如鸞鳳之輝人思是附學彼珪璋之質士知所矜凡蒙譚噏之棄餘皆以聲名而著見孤危久託受獲孔多察其寡特而莫為介儔哀其阨堙而無所干及於兹翦剔亦俾奮揚服寵命之載新實逾妄意撫薄躬而增厲曷報碩施

服闋後謝改官啟

名策玉京既遷資秩跡登龍坂有媿品題伏念某材謭器輕數奇祚薄無文于尚賢之世不競于籲俊之辰頃

籍五六公之薦論僅脫十八年之選調辱拜嘉於嚴陛即侍疾於慈闈力殫百計之勤藥石不效血盡三年之泣皮骨僅存歎駒隙之不淹傷犢從之無冀逮去墳墓以襲衣冠國都之舊重遊悵然如夢鍾釜之謀已解悲不自知弗圖復望於門墻茲獲自通於牋記恭惟某官結東皇極奮績熙朝方揚厲於時材務通衆志顧彫零之舊物豈不與哀雖退循有不天之留然進謝有後人之懼率精誠而自致庶託崇深思報稱於所蒙敢渝永

久

謝方漕啟

公函疎逖志收一路之材明振阨堙躬與三人之列薦諸宗廟朝廷之顯以為庠序臺閣之儲忽奉異恩非所妄意伏念某守方不變蒙術無奇屬當衆材陳力之時竊慕古人行志之事莫忝高妙自取奇窮事業紛以就荒日月忽其易失蹇超摇而無翼欲寂寞而絕端世路强顔幾三戰而皆北人生有志要萬折而必東故險阻

艱難之備嘗卒嶔嵜歷落而可笑掃室布席尚分四壁之明鼔筴播精亦足十人之食受容不遂假寵已多弗圖枯朽之資更累雍容之論此葢伏遇某官搢紳之望雅俗所依凛然居諸公之閒藉之以一言之重翕其擬議從我品題坐使泥塗若更衮繡一介必取謂天下得士而昌三歲益親見君子與人之一負非常之寵眷知難報于平生某敢不睎志士之進修無忘愛日譬農夫之作苦以待逢年庶不辱于知人期自見于斯世亦復

迂濶而何益終愧恩私之不讐

賀方漕子正啟

被書中扆總計外臺方鷁渡河灼龜受印地寶資其康阜天節爲之清明列城嚮風多士動色恭惟慶慰某官好是正直進以高明凛焉山岳之輝倬爲邦國之望念兹出試肇彼登崇以參稽聖哲之學而疏觀百吏之効能以贊襄廊廟之資而圖回一道之經制是謂使表克將王明某往以凡才曲蒙亢寵竊邑神崧之麓已濫彈冠

築居清汴之濆每容望履薦辭肆好禮容晏溫舉之于未識而不疑樂之于既見而無斁違顔既逖懷德維勞悵望河梁尚想帆檣之東去光華原隰敢期旌旆之西來欣玩郵書怳疑夢寐肅徒御之方至紛軒裳而並迎竚奉薄躬即安大庇徽英聲之勃勃附鳳以揚依光景而提提瞻烏亦好

賀洪轉運判官啟

懋膺詔函更佩計印使權增長輿頌交欣恭惟慶慰某

官術業閎通德行敕備拔起外臺之屬對揚中宸之嚴
四方得將明之材萬乘有見晚之恨宜賦政之未幾每
寵數之有加尚資飛輓之功裕于晉部即聽追鋒之詔
置我周行某久以薄躬託于寬政重仰光華之盛更深
忭蹈之勤
光膺制詔懋總將輸使指載隆帝畀彌屬恭惟慶慰某
官倬彼盛德望兹一時方覽輝於隆呂以撫壯而超詣
凡纘之事必底于功少弭節於星軺益紓北顧佇聯華

於玉陛更仰南圖某與居衆使之中最蒙一顧之久楚江墜屨或興疇昔之悲齊社散材將有神明之寄顧言踴躍實倍等倫

賀運使加職名賜紫啟

奏功有允奉節言還陛聯延閣之華大總計臺之重軺軒朱渥組綬金輝道路竦觀搢紳欣慕恭惟慶慰某官深造大原而文章輝發於英爕高觀遼古而議論經濟於衆宜究其所知要必有用俾彼事功之偉綜諸學術

之徵厲我全能錫茲異數某搶榆有止賀廈方成一介
何知但仰鯤鵬之變化三年將去徒勤燕雀之徘徊惟
厥贊譽斯倍倫等

問侯張少卿啟

去德歷年未返神明之觀遭家多難莫修咫尺之書徒
銜感於受恩每瞻言而增慨恭惟百神所相必有萬福
來崇琳館雍容英襟沖邁某官德明且哲道直以方據
古則然不肯追參於時態事國而已寧知容悅於權門

唯其翩翩失實而無難是以蹇蹇匪躬而不貳永思而去得計何高遠兹聖政之日新方攬異材而更化顧我壽雋豈久盤桓某憂患之餘棲遲至此眷言疇昔恍若他生遠迹門墻未有趨風之日寓辭簡牘不勝慕義之心尚冀萧辰用綏福履

賀王給事啓

伏審懋膺綸檢進直瑣闈揚厲聲華踊躍觀聽恭惟慶慰伏以給事介然純至輔以修明方韜埋悠久而不渝

葢涵養靖深而有待屬遭興運果被睿知顧邈時材隮升法從追裕陵之簡注乃眷不忘求荆國之儀刑斯文未墜諤諤諫論之厲渾渾典誥之醇允協朝僉用光夕拜竊伏聞諸輿議將大正於鼎司方以薄躬託于鴻造靜言疇昔之好恍如夢寐之遊欣逢盛德之進為顧歎清時之流落斷棠空履分已絶於高明結綬彈冠意不無於飛動

賀孫元忠司諫啓

肅膺詔節懋直諫垣宸扆虛懐朝紳動色竊以載籍所
盛國家將隆必退託於不明以廣開于衆正雉鳴于廟
祖已訓近親之豐彛貢在廷召公戒遠物之實莫非廸
哲會是交修故稽盛德成功必有法家拂士恭惟司諫
先生名照四海識望萬夫蹈道甚高馳顏閔之極摯傳
經尤邃造游夏之淵源雖用之其懐不章已凛然所至
有迹頃膺言職實被眷知讜言弗容忠固罔缺與從俗
以變化寧奉身而别離元聖龔興多士並飭樂聞駿議

弼我丕基虎豹所居遂保藜藿之不采雪霜何有共高松栢之後彫必建無窮之聞以稱非常之遇端誠於國方開爭引之原正色立朝已見太平之象玆維志行之偉兆跨觀樞近之極功永念賤微繆叨眷省西郊尚往均蒙利澤於斯民北路爭趨莫獲追叅於下客服膺載躍汗簡奚陳

襄陵文集卷八

宋 許翰 撰

啓

謝方憲舉改官臺閣清要啟

非吏非隱誰收流落之餘不介不求忽被特達之遇得非所望悸不自安竊考載籍之傳究見聖賢之域維志行必達而莫禦斯爵禄並至而不窮故精明自信之誠能不變移於此道則忠固可觀之節必將著見於他時

俗益不敦士始有狥莫悟錫環之惡爭傳負嵎之竒志方患於得之動常屑於蹤爾自其起於州縣固已負於詩書夫惟利害之務知豈復緩急而可倚必將清舉遂復古風非得淵偉之才不稱懋明之意如其者清苦建志感激受書妄睎古人分窮斯世獨抱咫尺之義不為枯朽之資祭竈請隣敢追忝於髙妙抱關擊柝聊卒歲以優游蕭然山谷之間厥有民社之寄是亦為政舍此何求靄北斗之夜光莫收淪迹望西山之朝氣日有歸

心寧為適越之資耻挾鑽秦之策衆皆嶄其遲鈍人多勸以經營已矣莫知要委懷於義命斯之未信行絕景於功名詎意監觀遠蒙慰薦欲草簿書之俗吏俾聯臺閣之英遊貴以偉詞震於衆聽豈非事國必先於忠信取其近民而無華矯時方尚於潔廉察其避衆而不競姑欲甄明於公義未暇博選而拔奇繇爾寵褒得此固陋斯盖伏遇某官搢紳盛德朝省望人勸相國家旁招俊乂孤根蟠屈惡有先容之自將雙璧光華不待立談

而並降斯道變於齊魯法義舉於春秋士得引分以俟知俗稍聞風而止遽足資誦説以媿淺浮維是不敏之謭材無以克成於異數徒受恩於孤遠知卹感之刻深奉檄以歸想慈闈之慰望彈冠而去聦恩地以何酬銘志不忘撫躬有待

謝陳州趙待制無愧舉令啓

羣吏俱升獨未書於資考一章有待竟受獲於恩輝知遇益隆省循惟幸竊以道之所在固曰壯而行之仕非

為貧豈茍容而已矣顧惟聖賢之求試鮮能志業之必行開迹諸侯或七十說而無所遇上書時相有四十日而不得通無援於時不詘於道直循義命以事功名故特達之知難一遇於傾蓋而憔悴之士常千載而彈冠夫豈榮耀之不懷類皆踈直而難進以今准古得寵若驚如某者亢世數奇起家薄援簡編千古歲月三餘朝辭耕隴之雲暮就讀書之雪古風有志誰為國士之知春草無情空詠王孫之隱宸極發詔郡國獻書偶撫劒

以辭親遂飄纓而入仕簿書其務寧居軒輊之重輕冠蓋如雲豈繄飛集之多少强顏逐衆撫跡甚孤繆為適越之資莫挾鑽秦之策蒼茫自失思回阮籍之車談説孰先莫柬蒯通之藴獨賴仁明之在上竊知志願之有歸敢類近名遽圖遠引釆山間之三秀或有意於佚知楊堂下之一言固無心於干進豈期妙簡乃至薄躬此蓋伏遇某官受士之心惇大成裕輔世之德光輝日新度材取遺為國建本矜其節孤而少與直賜優容知其

志大而未成曲加奬勸已激平生之感重懷今日之恩
矧兹藩輔之雄實為衣冠之會裳裳其葉皆貴遊之子
孫韡韡之華有執政之兄弟奈何微賤辱在薦揚斯大
臣之用仁心故君子以為義舉傾壯心而銘刻庶幾求
譽於終託舊物於鈞陶此為受恩之始尚圖報効不媿
古人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孫傅師舉學官啓

斷裳空履已安州縣之勞誦詩讀書久墜膠庠之緒横

叨論薦誤玷聽聞伏念某分乎天資本非世器徒干禄仕欲慰慈闈偶感激以受書得推擇而為吏起家一紀操術無竒受縣三年治行不録隕沉山谷遽失歲時每類晝墁媿何功於廪食不為詭遇分莫獲於馳驅念時數之安歸眷惷迪其末替懐金躍馬必無富貴之儻來被髮騎麟亦有雲泉之獨往阨非不久恃此以安庪飯牛而牛肥巳忘懐於寵利巽好龍而龍見尚長想於古風夫何末路之逄獲此青雲之附念趨走之日淺復僻

遠之勢孤蹤跡不勤於館人問訊不通於几御豈期妙
簡忽至薄躬實務謹於無能顧受知於不競謂其粗有
志尚可以置之燕閒宿瘤因醜而得傳虎賁以似而見
引正慚固陋反竊寵褒此蓋伏遇判府留守密學識望
萬夫名昭四海察斷斷一介之有利悼悠悠六合之無
公力釆沈英務鎮浮俗茲傳一時之舉殆空千里之才
哀孤遠之弗蒙卒兼收而無棄不受餘論使為歸榮憤
世絕絃人固難知於此俗隕身束脯士常易德於窮時

凜焉此生期之異日

謝趙待制舉學官啓

弦歌肄業實秉文多士之時几席傳經蓋盛服先王之事横蒙清舉曷寄媿顏自度力之所窮不待教而知困伏念某清苦建志感激受書妄睎古人分窮斯世獨抱咫尺之義不為枯朽之資往試一官更事六守志在奉公孤立久之無所知名偃蹇危機陵遲末學特受獲於左右遂大庇其始終不受束辟之光與起西山之譽連

章極薦並進所矜報大德之優游迄無纖介悼本志之
變化空歷歲時爰既反耕度幾卒業斯之未信敢竊冀
夫功名已矣莫知要一歸諸義命但苦立道之甚卓不
知去日之已賒非出哀憐亦誰顧省夫推衆望者易為
力拔孤迹者難為功豈特形勢之相傾抑或器能之自
取惟聲塵不著於萬一故奏請卒煩於再三力為之容
難變唐突之質數更其鑄終非踴躍之材寵辱若驚進
退維谷此蓋伏遇某官旁招俊乂勸相國家凡厥一介

之無他咸在蕪放而弗棄省循何有眷逮獨深察其久在於詩書惜其壞之於州縣欲使竊燕閒之禄庶幾成固陋之材立人達人甚於自謀之曲盡生我知我實惟戴德之均隆敢不竊體於仁心終焉勿替於古制抗顏求試則或懼於無名刻意自循願少安而有待

謝舉薦官啓

與文舉薦鶚之表出元禮登龍之門夫何一介之無他得兼二者於所欲伏念某守方不變蒙術無奇屬當衆

材陳力之時竊慕古人行志之事莫參高妙自取竒窮

事業紛以就荒日月忽其易失蹇超摇而無巽欲寂寞

而絶端世路強顔幾三戰而皆北人生有志要萬折而

必東士盖有時乎為貧身或不去以歸潔掃空布席尚

分四辟之明鼓筴播精亦足十人之食受容不逐假寵

已多弗圖枯朽之資更累雍容之論静言被舉孰不銜

恩唯拜賜非竿牘之求故難報有丘山之重此盖伏遇

某官威節修偉明謨靖深翊亮一人挈維多士哀其陻

阨而不競察其醇樸而無華藉以虚名收之末路初之起詣弗稱懋明其敢不睎君子之進修無忘愛日譬農夫之作苦以待豐年庻不辱於知人期自見於斯世亦復迂濶而無益終媿恩私之不讎

謝鄧聖和舉令啓

憤世絶弦人固難知於比俗隕身朿脯士常易德於窮時方謀卒歲以歸休忽報奏書而論薦受恩孤遠懐感刻深伏念其起於衰門妄有大志念厄艱之日久則思

寵祿以逮親審耿介之所安復欲虛心而避衆奉簡書
而自試聽時命之安歸而三歲莫知人多戒其偃蹇一
官不競衆皆作為侵陵分乎天資本非世器然智能常
益於拂亂心性之日而文辭多發於羈旅草野之間輒
舉古而況今尚以得而酬失敢圖妙簡更至薄躬豈非
安民要在於無華或見忘懷於進取從政當戒於乃逸
必先吏事之艱難仰愧曲成俯矜幸會此蓋伏遇某官
搢紳盛德臺省望人廸哲懋明體仁惇大察斷斷一介

之有利悼悠悠六合之無公務擇遺才躋登斯世至此部中之甚賤俱為門下之所收奉檄以歸知慈闈之慰望彈冠而去睠恩地以何酬庶幾異日之可圖終視古人而不愧

代人謝薦舉啓

塵埃孤跡曾無蟠屈之先容霄漢飛章乃出特達之一遇得非所望悸不自安竊以上聖重明之時多士一隆之會山林豪傑之特起冠冕世類之嗣興童子羞管仲

之功名壯夫薄揚雄之雕篆誠能義舉孰曰才難如其
者術業空虛時命竒薄厥服官常而自試尚席世德之
遺榮一尉之微三年於此振名何有徒懷李勉之心𡡮
務則多媿竊孟郊之禄豈意薦書之辱拔諸羣吏之中
夙夜以思始終知幸此蓋伏遇某官慭明獨斷闓達兼
容道合志從務建國家之本言揚事舉遂空屬部之才
逮此賤微不忍遐棄某敢不勉厲一割報稱萬分不孤
舉善之明自猷圖終之譽

謝薦舉啟

論薦之格正自竒窮寵念所悖必將振理頻繁恩重感激心傾伏念其分乎天資本非世器膠膠擾擾亦効將迎踽踽凉凉卒難嫵媚託微躬於郡府聽造物之機緘獻替何功徒費幕中之辯浮沉無譽寧希席上之珍粲此光華録兹涓棄此蓋伏遇某官挈維衆雋翼亮鴻明智高天下而不忽於一能行比古人而不遺於片善逮兹固陋亦與捜揚材乏異觀誤一方之師錫績微明效

叨諸吏之恭先蒙被已緊褒加未整重以令兹之舉致諸遷改之榮哀其有托於故恩成其無求之素守仁心則厚義概維公其官盛節修偉明謨靖深肅將發於四方甄别服於多士遊刃之所入不見全牛執策以有臨必空羣馬故兹庸瑣不忍棄捐

回道州趙守冬啓

周室太和象方覲於抶日魯邦多祉祥已兆於書雲未修賀慶之勤先媿緘縢之厚知府提舉議冲得士豈弟

近民諒乘來復之休益被往諧之寵容旅人之弛擔正託華光壽君子而稱觴徒馳夢想

代回翟户部啓

懋膺推擇寵寄承宣宸誥誕敷邦人咸喜知府户部資禀優毅術業鴻深英氣發於文辭遠猷靄於政績飛揚跋扈早傳場屋之聲碩大光明晩重朝廷之望入翔省户出擁使軺雖用之未究其能必凛然所至有迹眷兹西北之要郡昔惟潛躍之名藩控營室東辟之墟連孟

門太行之險煩長孺於卧治帝簡方隆歌叔度之暮來

民和已屬靜言不敏將具是依未遑戔敬之修已媿驛

音之至傳聞旌旆寖邇封圻日竚瞻承用慰虛聳

代賀陝西安撫啓

錫命宸廷撫封關輔金章華紱總十郡之權綱錦旆高

牙擁萬兵之制節一方奠枕千里折衝伏惟某官器識

中閎氣猷外肅總德而立直道而行學焉求古人之心

其已久矣作而任天下之重孰能禦之簡注寵光雍容

法從玉堂訓誥蔚為盛世之華黼扆論思凜作治朝之表文武是憲左右具宜歷殿名邦用彰佳政聖神廣運方勤圖任之誠天地奥區益重撫綏之寄襟帶蜀漢封域周秦慶分陜之有人誕開闕而無事帥旌西控吏歌亹亹之功相袞東歸玗仰巖巖之節斯國體之所繫宜士論之久傾秋氣正剛歲功方就尚綏福履爰副具瞻

代賀提刑轉官啓

伏審欽奉明恩懋增新秩恭惟慶慰某官躬服仁義世

濟忠嘉深結帝輝蔚為世表盖暫煩於攬轡當即名於追鋒夫豈一方久私盛德籍焉朝論是惟槐棘之臣倬彼家聲更追金玉之友其叨居守服阻與賔榮竊仰寵光倍勤稱頌

代賀執政轉官啓

懋頒明制褒序顯庸御爵載崇疏封有衍凡居熏仰共起賛譽竊以揚厲兵威擴清戎裔河湟故地圖歸職方唐漢遺民籍登天府酋豪授首區落歸心曽折鏃之無

遺誕傳檄而爭下壓萬兵於月窟方觀德覆之宏復一
候於玉關已是謨明之定眷言休烈發自聖神至於巖
廊囼國之機是惟宗公翊亮之事恭惟相公鴻綸大化
彌陶衆宜勲格於天澤被斯世星辰為之軌道草木罔
不若時方詰戎兵以開境圉左顧而武谿入右靡而邈
川澄師帥受其成謀夷狄讋其英氣是膺異數式慰具
瞻凝象太平既埀休而有裕承輝隆極方受祉而無窮
某猥以凡才誤蒙遠使但慶逢辰之盛阻陪望履之榮

代賀黃運使啓

昭被寵綸懋更詔節禮惟所嚮郡縣皆澄恭惟慶懋其官宏遠邃深惇大靜重居為盛德協於昌辰養以詩書肅有圭璋之望遊乎表著蔚為麟鳳之祥簡予帝衷纘膺使事乃眷西北尚勤顧憂輟自朔方濟茲大計兵屯遠控益觀扨集於將輸師錫載俞佇聽迅登於禁從其分符以守大庇是依將望履於高明更側席而虛聳

代賀漕使啓

聣奉帝俞懋更使㫖凡分符竹爭望襜帷恭惟慶慰某官宏遠疏明惇大靜重居為盛德佑我昌辰簡自嚴衷付之大計乃仆荆揚之節來觀齊魯之風寵數則新統臨維舊皇皇照路重遊故部之山川凛凛列城尚守當年之條教諒於調度坐以濟登即報政於阜康遂陞華於嚴近

回前人啓

寛疾奉祠顛吹噓之何力論材説士亦晤賞之難忘遄

煩牋翰之加曲示眷存之厚用華羈旅俾慰遙離雨漲春江知行舟之易遠雲橫暮嶺空回首以爲勞尚慎調綏時遺音旨

罷政别宰執啟

蒙恩造化寛疾休閒既免陛辭難陪旅謁扁舟解去空回首於門墻野服栖遲尚託躬於鑪錘益綏福履用副康乇